

01. 阿明抹壁

現代人起厝，大多數攞是用紅毛塗俗油漆。其實佇紅毛塗、油漆猶未時行進前，咱ê祖先用竹仔、茅仔草(hm-á-tsháu)，抑是磚仔、柴籬、石仔來做建材，慢慢仔才演變到這馬。今仔日欲恰逐家分享的故事，嘛是古早時代一種起厝ê方法。

有一工，阿明去阿華個兜，看著阿華拄起好無佬久的厝，規面壁堵抹甲平坦坦，塗跔嘛足清氣。阿明真好玄，就問阿華講：「你當初抹壁的時陣，是佇塗水內底摻啥貨？壁堵哪會當抹甲遮爾平坦，看著誠清心呢。」

阿華誠有經驗，伊起過幾若間厝，人嘛真大方，一點仔都無囡步(khng-pōo)，誠慷慨共阿明講：「這是我新學著ê撇步，我共你講，稻仔毋但會使食，嘛會使起厝，共舂米(tsing-bí)賭落來ê粗糠提來浸水，了後，浸軟的粗糠攪入去有黏性ê漉糊糜(lòk-kōo-muê)內底，提來抹壁就會使。愛會記得，一定愛納予齊勻，按呢壁才抹會平。」

阿明聽著，心內想講：「既然粗糠有路用，稻仔殼比粗糠閣較紬(iu)，我若直接共稻仔殼囡入去，毋就會使抹出閣較平，嘛較光面ê壁面？這個阿華嘛誠條直，毋知對佗位學這款方法，閣愛等粗糠浸水予軟，無彩遐ê時間！」

就按呢，阿明無照阿華的方法，反倒轉共稻仔殼濫入去塗水內底，提來抹壁，心肝內想講按呢省時閣省工，嘛向望壁堵會當抹甲平棒閣光生。

各位人客仔，聽到遮，你感覺敢真正有遮爾仔簡單？咱繼

續來共聽落去……

阿明無想著用伊家己想ê方法，抹出來ê壁，煞變做懸懸低低無啥平，遮一跡，遐一跡。閣較悽慘的是，上尾甚至連壁都必必去。毋但無彩遐稻仔殼，連壁嘛抹袂嬌。

人講：「有樣看樣，無樣家己想。」阿華ê經驗本底就真豐富，阿明毋但毋聽，閣袂博假博，想欲省時間，煞顛倒無彩遐稻仔殼，工課閣做袂好，這才真正是「了錢閣無彩工」。

02. 阿福仔毋知變竅

阿福仔恰老頭家兩個人蹣做伙，日子過了真清閒。有一工，老頭家欲出外，愛過幾若工才會轉來，伊出門進前，特別吩咐阿福仔講：「你愛好好仔顧門，咱ê驢仔、索仔，毋通予賊仔偷提去，知無？」阿福隨應講：「老頭家你放心！交予我，無問題！」就按呢，老頭家才安心出門。

老頭家無佇咧的時，阿福仔逐工飼雞、飼牛、飼驢仔，共房間、灶跤、客廳摒甲清氣清氣，無因為老頭家無佇咧就清清彩彩。

有一日下晡，阿福仔咧歇晝，雄雄聽著外口的鑼鼓聲，鬧熱甲共吵精神。伊對窗仔看出去，看著路裡鬧熱滾滾，人挨挨陣陣(e-e-tīn-tīn)、插插插。阿福仔心內真好奇，想欲出去鬥鬧熱。毋過，想著老頭家的交代：「門、驢仔、索仔愛顧予好。」，一時煞毋知欲如何是好。

阿福仔想規晡，總算予伊想著一个辦法：伊共大門拆落來，用索仔共縛佇咧驢仔的身軀頂，拄仔好三項物件縛做伙，一項都無拍交落。阿福仔真歡喜，就牽驢仔出門去看鬧熱。

厝邊頭尾的人，逐家逐戶攏有共門栓予牢，才出門去看鬧熱，獨獨阿福仔個兜無人顧，大門閣拆落來。賊仔看著，就走入厝內，將值錢的物件攏偷了了。

老頭家轉來，看著厝內空空空，後尾園裡(hôg--lī)的牛仔、雞仔嘛攏無看著影矣！老頭家叫是阿福仔將物件偷走去，氣甲強欲昏去。過無倂久，阿福仔牽驢仔轉來，老頭家看著門恰索

仔攏縛佇驢仔身軀頂，就知影毋是阿福仔偷的。毋過，伊真受氣，問阿福仔：「厝內哪會空空空？」

阿福仔講：「老頭家，你吩咐我愛共門、驢仔恰索仔顧予好，我攏有顧牢牢喔！其他的物件我就毋知影矣！」

老頭家真無奈，伊講：「叫你顧門，就是愛你將厝內底的物件顧予好，毋管有價值、無價值的，攏毋通予賊仔偷提去，你干焦共門枋縛咧驢仔身軀頂，顧牢牢，其他的物件攏無去，按呢有啥路用？」

唉！毋知影是阿福仔傷過古意，老頭家交代啥就照交代的去做，抑是愛講伊傷實頭(tsát-thâu)，袂曉變竅(piàn-khiàu)咧？

03. 毋敢開喙

以早，有一个挂娶某 ê 少年家，號做阿文，個牽手叫做阿美。阿文頭一擺陪阿美轉去庄跤後頭的時，挂仔好規庄攏咧無閒割稻仔，阿美嘛著愛鬥相共曝粟仔 (phák tshik-á)、舂米 (tsing-bí)。阿文毋捌作穡 (tsoh-sit) 無法度鬥跤手，規下晡就佇庄內四界賴賴趑 (luā-luā-sô)，轉去丈人兜的時，已經腹肚枵矣。

挂入門，阿文就鼻著芳味，隨行去灶跤，看著大灶一直咧衝白煙，原來是當咧煮飯，鼻著芳貢貢。彼時規家伙仔猶閣咧作穡，伊袂堪得等，共鼎蓋掀起來，規坵飯粒粒粒、白白白，實在真好食款。阿文枵甲「大腸告小腸」，已經接載袂牢 (tsih-tsai bē tiâu) 矣。伊隨提湯匙仔抖 (khat) 一喙，清彩歛 (pûn) 一下就大喙欲 (hap) 落去，袂赴沓沓仔哺。驚人知影，趕緊將鼎內 ê 白飯辦予平，假做無這回事。

當咧偷食的時，阿美仔入門，看著阿文尻脊骹，隨共講：「你轉來矣！規下晡攏無看著人，你是走去佗位？」阿文白飯含規喙，袂赴吞落去，閣毋敢講話。心內想講：「逐家咧做工，我無鬥跤手，閣偷食，實在真見笑！」伊假無意，越頭假做無代誌。

無佸久，丈人個規家大大細細攏轉來，看阿文面色愈來愈紅，逐家攏起操煩，緊揣隔壁醫生來看覓。醫生聽個講阿文狀況 (tsōng-hóng)，伊講：「頭一擺看著這款症頭，毋通拖，萬一喙舌爛去，可能會變啞口。我建議先共喙割開清清咧，凡勢會當救伊一命。」阿文聽一下烏暗眩 (oo-àm-hîn)，想欲走閣走無路。邊仔幾個較粗勇的共伊掠牢咧，醫生消毒了，擰刀仔欲落

手，阿文驚甲爍爍顫 (sih-sih-tsùn)。

刀仔挂欲揆落去的時，阿文「啊！」一聲喝出喙，喙內的飯粒仔嘛綴咧噴出來。逐家看著，才知原來伊是偷食白飯，才毋敢開喙。

就按呢！第一擺陪阿美轉去後頭厝，阿文煞因為偷食白飯，予逐家當做笑談代。